

兼以年代延長，教規渙散，異教橫侵，朝庭摧滅，聖教厄運，不知凡幾。及至晚清，各宗要籍之名，且將無聞，況乎依教起行而不躐等哉？故諸久習經教之士，若能一旦回頭，感覺說食數寶，終無充饑富饒之實力，必是決然將先學之經論，束之高閣，或棄之紙鑪，而後閉關念佛，或瞑目參心，與夫愚婦啞羊之學佛，全無半點你遲我速之方便，此又佛法之不善耶？抑學子無師承之咎耶？惟願有志弘持如來正法之士，放捨夜郎自大之狂慢，審思吾國佛法衰弱之原因，為幸多矣！

九、今後建立中國佛教之意見

吾國已往之佛教，善與不善，皆成昨夢之陳跡，盛者不能復追，衰者亦無法可政，惟當借用為前車之鑒，或依效之規也。現代世界國家之環境，歷生變更，窘迫萬狀，其對於佛教之產業，摧殘提充，各盡其極，致令僧人無所依托，正法全乏保障，一方面由僧伽之不振，他方面亦由國家政治之無軌道也。故今後建立佛教者，須有多方面之顧慮：一、要望今後之國家社會積極者，必須提倡保護，督促整理，消極者亦須依照法律條例，世道公理，不得無理之侵掠橫奪，若如此方有國家社會為依止也。二、要望今後各佛會各叢林之佛教信徒，切實認清，現在佛教，非新加整頓，完善建立，絕不足以復興或苟存，抵抗現代惡劣潮流之衝

撞，大家俱起覺悟整頓之心，倘欲待傾而後扶，誠恐噬臍之不及也。三、在諸有志整理佛教之大士，必須了解，僅閉門念佛，或瞑目息心，或登高狂呼，全無建立整頓佛教之可能性。然全捨而不念佛、不參禪、不講教，終日囂囂，憨食癡睡者，更是滅亡正法，唯一無二之敗類也。如來正法，總有二種：一者教正法，二者證正法。教正法須有師師相傳，受持講說，開示安立，方能住世。非謂家有大藏之經論，便可誇示於人也。

證正法者，尤須依師受戒，如律嚴持。更依戒住戒，勤求多聞，如聞起思，依思而修，學行兼顧，既無說食數寶之譏，又免盲修瞎鍊之謬。絕非一人閉戶，專修一事，三藏靈文，捐同廢紙者之所能任也。言依教而行者，謂雖了知一切佛語，皆是我輩末代眾生所應修之法，從淺至深，由簡入奧，先求人天之基礎，再修出世之正軌，後為度盡一切有情而求成佛。要以善行，乃能脫離惡趣，必須空慧，方有能斬除煩惱、永超三界，要仗菩提之心、菩薩之行，乃能趣入大乘，圓滿佛果也。是乃如來之心血，佛法之正見，無論那宗學子，皆當信受。然俱棄小而驚大，捨別而求圓，誘教而悟禪，非顯而愛密者，絕不能知是法，解斯理，成此見，依此而行也。四、對於佛徒之數量，住持信眾之分別組織。五、對於寺院產業之管理及支配等，當依太虛大師整理僧伽制度似為完善，惟因所計劃之規模過大，誠恐一時難以實現，吾輩學者當隨力隨分擇而行之。其籌備進行一切，更為有志建立今後佛教者之所

應注意也。

十、結論

余此文對於中國原有之佛教，略舉其短處而言者，非故意輕詆先覺熱心建立之教法，亦非謂將二千年之中國佛教，於國於人，悉無所益。惟想今後來建立中國佛教之智者，能自知短缺，有以改善精益求精，務必達到最極圓滿之鵠的，是予之厚望也。

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六日寫在南京佛學會